

神学与美学的会通

——以C.S. 路易斯为例

陈 影^{1,2}

(1.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教育中心, 北京 100083; 2.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神学与美学的相遇发端于“两希”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两者的契合空间与悖论同时存在,并在神学美学体系中得以彰显。C.S. 路易斯的神学美学思想为神学与美学的会通提供了极佳的注脚。他将神学语境下的审美问题指向人类自身,并借着对爱的诗性言说,使神学与美学的会通成为可能。

关键词:神学;美学;C.S. 路易斯;人本主义;爱

中图分类号: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951(2012)02-0026-03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4.C.20120409.1138.029.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2-04-09 11:38

美学与神学的相遇,发端于“两希”传统的碰撞与交融。鲍姆嘉登将美学指向感性,并将感性认识的完善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其结果仍然逃脱不了苏格拉底对美的论断——“美是难的”^①。造成“美是难的”,其原因错综复杂。但仅就视觉和听觉这两个重要的感性认识官能而言,不同文明传统在其孰优孰劣上,就表现了显著的不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视觉表意的传统从《易经》的“圣人立象以尽意”即已开始,这当中视觉表现抽象概念的功能是强于听觉的。在这一点上,古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相似:赫拉克利特以降,古希腊文明对视觉的升扬一般是伴随着对听觉的贬低进行的。与此相反,希伯来人是以前听觉为主要渠道进行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活动的。从希伯来《圣经》的开篇,上帝以言创世,到《以赛亚书》充满灵性的呼喊“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从《出埃及记》燃烧的荆棘中上帝发出昭示自身绝对属性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呼声,到《申命记》中所载希伯来《圣经》中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希伯来人希冀通过听觉来接近、认识至圣。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融合主要呈现在基督宗教这一载体之上。在早期基督宗教发展史中,来源于古希伯来的宗教性听觉与出自古希

腊的哲学性视觉,在对话中找到了达成一致的契合点,使基督宗教在传承了犹太宗教神肃美的同时,保留了希腊哲学的崇高美。这使得美在通过视听二官能带来的感性认识中,潜移默化地融合了神学的因素。美学与神学的会通不但成为可能,更成为人们认识神学或美学时不可逾越的论域。

但是,从学理上思考神学与美学的关系,不难看出两者之间不仅有着契合的空间,更是充满着巨大的张力和悖论。当人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以“神学美学”作为论说的核心概念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提出“神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审美化”或“审美领域的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神学”的问题。换言之,至高神圣的太一与有限感官是否可以交通;人性视域中的美能否全然表征神性的奥秘?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得神学美学作为一门具有学科间性的领域,从开始就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历史上的著名神学家或美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爱任纽、克尔凯郭尔等)都或多或少谈及过神学中蕴含的审美或美学中的神学因素问题,其中神学美学的集大成者当属冯·巴尔塔萨。

瑞士天主教神学家、文化思想家、古典学者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在他的《神学美学导论》开篇就言明了将神学与美学结合在

收稿日期:2012-02-28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0JBG14)

作者简介:陈影(1981-),男,北京人,北京语言大学英语教育中心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督教文学文化、英美文学研究。

一起,这种悖论式的做法会让很多人“感到奇怪”,甚至“会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快之感”^{[1](P1)}。因此,在巴尔塔萨看来,神学美学是一种反体系的运思,是一种通过美学来深化大众对神学的认知,其落脚点在神学,而非美学。神学美学视域下美学自身的这种不确定性,连同神学与美学之间的张力,使得对神学美学的论说势必要借助一个完美的中保,巴尔塔萨的答案是耶稣的“自我倒空”(Kenosis,又称道成肉身或虚己)。耶稣自身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不但预表了神学美学论说的可能,“道成肉身”本质上还是用有限的人言对终极真理进行的悖论表述。道成肉身首先以其可见的形式成为神学获得美学观照的前提,其次它内在的经典性成为美学具体感性形象的判断标准。巴尔塔萨借助“道成肉身”,使神学美学的悖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有限与无限关系的界说,最后集中体现在降临到人自身的“爱”上。

C. S. 路易斯(1898—1963年)的神学美学思路与巴氏十分相似,只是前者利用了文学家的身份,在诗性化的美学理念中,展现了贴近平信徒的神学观点。他时刻都是站在普通基督徒的角度,诉诸理性,使用贴近大众的语言。每每遇到稍难的概念,路易斯便会使用形象的类比、寓言童话来解释,化繁为简,让人读起来爱不释手。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对美的言说是寓于特定的神学话语体系中的:美与上帝的关系以上帝的纯一、完全为基点,以美的圣洁性和救赎性为特征,使上帝(或言上帝的荣耀)为美的彰显和预表。但神学语境下的审美问题最终的归指无疑是人类自身。

在路易斯著名的神学演讲“荣耀的重负”中,“欲望”被用作核心概念。路易斯并没有简单地排斥欲望,相反,他认为福音书中的上帝“发现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强大,而是太弱小”^{[2](P26)}。就整体而言,人们对食色的欲求过于强大,而对美好良善的欲求则显得非常弱小。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满足最基本的人类本初欲望的同时,获得来自上帝的得享永生的渴求。其依据是欲望常常与一种“超越时间,超越有限性的善”关联在一起,这种善经由象征表现出来的欲望就是对进入彼岸世界的希冀^{[2](P29)}。此类欲望不能被人们的生活经验所证实,但又同时被我们的生活经验所间接地呈现出来,故此,路易斯将这种欲望“权宜称之为美”^{[2](P29)}。路易斯进一步指出,美不是音乐、绘画,而是经由这些载体的形式展现出来的(it was not in them, it only came through them)^{[2](P30)}。这些形式展现出来的美,就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欲望(longing)。可以看出,欲望连接了路易斯

论域中的神学和美学,使得经由形式展现的美与神性的超验同时获得彰显,并最终又归指到了人类本身。人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即路易斯的神学美学起点和终点都是人,路易斯是有着浓厚人本主义思想的神学家。

作为神学家,路易斯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神学演讲中,始终没有离弃自己的信仰,其神学思想中的护教维度也是长期被人们所讨论和援引的。从这个角度看,路易斯神学美学中的人本主义因素,其支点必然不会偏离基督教神学。事实上,作为基督教神学三德中的归宿,“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神学美学的精髓。爱是美的居所,又是上帝创世的原因。正如巴尔塔萨所言,人们的爱“总是奇妙的、荣耀的……神圣逻各斯下降证明并解释他自己作为爱,并因此作为荣耀”^{[3](P64)}。为此,路易斯不但将这个主旨贯穿到他所有的作品中,而且还撰写了《四种爱》一书,专门来探讨这一神学美学领域中的重要议题。

路易斯沿袭西方神学传统,将爱进行分类言说。依据爱的性质,爱分为需求之爱(need-love)、给予之爱(gift-love)和欣赏之爱(appreciative-love)。这3种类型的爱在路易斯看来都是指向上帝的:“需求之爱自贫乏中向上帝呼求;给予之爱渴望侍奉上帝,甚至为上帝忍受苦难;欣赏之爱说‘我们因为你无上的荣耀感谢你’。”^{[4](P4)}其实,路易斯对爱的第二种分类才是他考量的重点,即通过爱的对象,将它分为对无生命的爱(对自然之爱和对国家之爱)、对有生命的爱(情爱、友爱和爱情)及上帝的圣爱(仁爱)。路易斯这里论及的爱,大部分类型都曾被古希腊先贤和基督教的神学巨擘们论说过:从友爱的“philia”,欲爱的“eros”,到圣爱的“agape”,它们似乎构成了西方神学界论说的范式。但路易斯的独特之处有二:首先,他引入了情爱“storge”这一爱的原初形式;其次,所有类型的爱都是指向并落在最后一章的“圣爱”上。

在论说过程中,路易斯发现了圣爱的悖论性,当然这种圣爱(或曰大爱)的悖论性,也就是不可言说的言说之上帝的悖论性:“人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像上帝时,最接近上帝。”^{[4](P6)}“上帝还通过一个极大的悖论使人能够对他产生给予之爱。人给予上帝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已经是上帝的。”^{[4](P7)}连“上帝就是爱”这种言说本身,倘若稍有不慎,变成了“爱是上帝”,其结果会是“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鬼”^{[4](112)}。对这种圣爱悖论性的理解恐怕还应从“爱”的词源开始。“爱”在希腊文中常用“eros”表示,类似我们当今意义上的“欲爱”,这是一个具有浓厚

希腊感官美学色彩的词汇。当圣经的新约作者用希腊文撰写新约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腊文中极少使用的“*apage*”来指称来自上帝的爱,这一似乎为上帝之爱预留的词汇可以避免在使用“*eros*”时带来的混淆,亦可彰显一种不同于希腊精神品格的异质因素。在基督教神学话语体系下,欲爱与圣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相遇”^{[5](P3)}。这种相遇在本质上讲,是美学与神学的会通。在《四种爱》的最后一章“仁爱”里,路易斯使用“*charity*”来言指这种上帝对人的爱。这无疑是源自奥古斯丁使用的“*caritas*”(charity 的拉丁语源)一词来展现“*eros*”与“*apage*”的统合。换言之,“*charity*”本身就是圣爱与欲爱的结合,并最终落在了一种具有全新本体论意义上的圣爱上。

综上所述,C. S. 路易斯的神学美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古希腊美学感性因素。其中,对欲望、对爱的言说深深地植根于希腊哲学的爱智传统。而其最终的归向仍是神学,一种人本主义的神学。路易斯独特的诗性言说和诗性智慧,让人们看到一种建基于大众的神学言说方式是如何“由诗入神”^{[6](P95)},并在神学美学的语境里张扬人性的。神学与美学在路易斯这里借着人性的光辉与爱的力量,达成了和解与交融。两者会通产生的神学美学,以一种“ $1+1>2$ ”的效果,向现实中的人们昭示,人类在意义的追寻过程中,只要保守着仰望得来的人性良善与爱,看似悖论式的问题与困境都会得到解决。

注 释:

- ① 参见《大希庇阿斯篇》。
- ② 虽然神学美学的概念最早并非由巴氏提出,而是由荷兰神学家范·德·略夫于 1932 年在《神圣与世俗之美》中提出,从而拉开现代意义上的神学美学体系建构的序幕。参见张俊,“神圣荣耀与尘世之美”,刘光耀、杨慧林主编,《神学美学(第 2 辑)》[M],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 54 页。
- ③ 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在《四种爱》里,路易斯用大写的 Love 将“上帝就是爱”表现出来。汪咏梅将这种大写的 Love 译为“大爱”。

参考文献:

- [1] 巴尔塔萨. 神学美学导论[M]. 刘小枫,选编. 曹卫东,刁承俊,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
- [2] Lewis CS. The Weight of Glory and Other Addresses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0.
- [3] 张俊. 神圣荣耀与尘世之美[A]. 刘光耀,杨慧林. 神学美学(第 2 辑)[C]. 上海:三联书店,2008.
- [4] C. S. 路易斯. 四种爱[M]. 汪咏梅,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 王涛. 圣爱与欲爱:保罗·蒂利希的爱观[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 [6] 杨慧林.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神学进路[A]. 刘光耀,杨慧林. 神学美学(第 1 辑)[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Convergence of Theology and Aesthetics: Theological Aestheticism Observed in C. S. Lewis' Works CHEN Ying^{1,2}

(1. English Education Cent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vergence of theology and aesthetics takes root in the period when Hellenistic and Hebrew traditions collided and mingled mutually. The agreement and paradox co-exists and is thoroughly demonstr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ological aesthetics. C. S. Lewis' ideas of theological aesthetics add perfect footnotes to such convergence. In his theological aesthetics, he attributes the aesthetic issues to human beings in the theological context and expounds his theory of love in terms of literary language, which makes the convergence possible.

Key words: theology; aesthetics; C. S. Lewis; humanism; love

(责任编辑 刘小平)